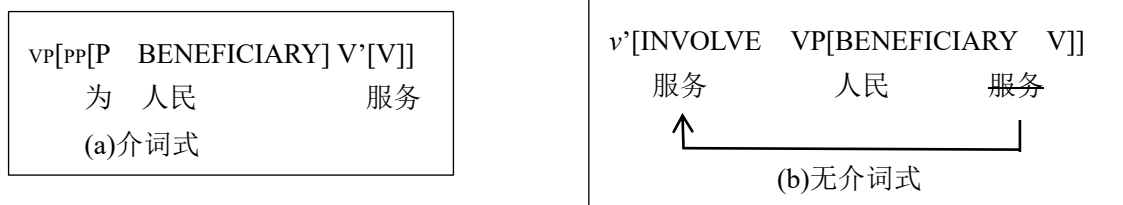


韵律、语体与动词的重新分析——以“服务”为例

在当代汉语中，从“服务”中得到好处的对象（即受惠者）可以由介词“为”“给”等引入，也可以直接出现在“服务”之后，如“为人民服务”与“服务人民”、“给用户服务”与“服务用户”、“给地方服务”与“服务地方”等。同时，有些受惠者只能由介词“给”引入而不能直接出现在“服务”之后，如“给朋友服务”“给妻子服务”“给女孩子服务”等可以说，“服务朋友”“服务妻子”“服务女孩子”等却不能接受。同为受惠者，为何会有这样的结构限制？

“服务”是一个日源词，于19世纪末通过海军、师范学校章程的引入被借回汉语，例如：“经本堂学生铨衡员鉴定海军大臣命入堂：官秩至大尉而海上服务过一年者……（《日本海军大学堂章程》，1899）”。早期的动词用法表示因担任某官方职位而履行对应的官定义务，是一个正式体不及物动词。根据冯胜利（2000、2005）、骆健飞（2017）、蔡维天（2017）、王丽娟（2018）等研究，无介词出现而有介词意义的[服务+受惠者]实为抽象轻动词 INVOLVE 促发移位而生成，与上古汉语中的“田孟诸（在孟诸田猎）”“泣之（对着他哭泣）”“死国（为国而死）”等在句法上操作相同，因而出现了表面上的及物用法。也即，介词引入受惠者的[为/给+受惠者+服务]与无介词的[服务+受惠者]是不同的句法结构，如下所简示：



轻动词移位可以解释“服务”词性的矛盾——是不及物动词而又有及物的用法，但句法操作对不同的受惠者并没有选择限制，不能在允许“服务人民”“服务用户”“服务地方”的同时又排斥“服务朋友”“服务妻子”“服务女孩子”。我们发现，不是正式的受惠者不能进入[服务+受惠者]这一轻动词结构：“朋友”“妻子”等是表示私人关系身份的名词；“女孩子”和“女生”都指年轻女性，“女孩子”比“女生”更为口语，“服务女孩子”不可说，“服务女生”则可以接受。这是因为，[服务+受惠者]中的轻动词移位是由正式体节律（平衡律）所激活的（王丽娟 2018），派生出[服务+受惠者]这一与介词式形成独立拉远距离的[+正式]语距形式，因此非正式的受惠者天然被排斥在外。非此，则无从解释“服务朋友”“服务妻子”“服务女孩子”的非法性。这与上古汉语轻动词移位为纯句法操作大为不同。

目前发现的[服务+受惠者]的正式性的证据有二：其一是早期的[服务+受惠者]是对事件的概括，作为标题、规则和结论等出现，而非叙述具体的事件，具有泛时空性；其二是早期的[服务+受惠者]（如“服务民国”“服务大众”“服务社会”）均由两个双音节音步组成（[Foot+Foot]），严格遵循双步律这一正式体的定体规律（刘丽媛 2024）。

其后，[服务+受惠者]在核心重音指派规则的允准下，具有了从轻动词短语 vP 被重新分析为动词短语 VP 的可能，“服务”也逐渐发展出及物动词的用法，可用于及物动词的部分典型句式：宾语话题化、宾语关系化、把字句等；在语义上，“服务”也踏出官职义务，扩展出各行各业的“服务”；在语体上，“服务”也因高频使用而逐渐进入日常口语，正式度降低。

据此，我们提出语体特征（交际距离的远近对立）可激活句法移位。由“服务”一词的发展，正可见现代汉语轻动词移位及古今汉语类型性差异受语体、韵律之促发与制约，其他一批[VO]型双音节动词（如献身、造福、效力等）的及物化俱可从此途得解。看似同义无介词结构和介词式实为语法不同、语体不同的结构，非但不是阻断效应（Blocking Effect）的反例而恰是其明证。